

困學紀聞

八

困學紀聞卷之八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孟子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
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
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
豐以問朱文公文公荅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
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

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為論語無垢孝

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為衛武公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不解

于位為洞酌吳才老書禘傳臣辯誤以晉侯重耳為申
生誠齋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為季札

四書 紀聞卷八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三

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

猶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即孟子

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

作放踵注無致至
也三字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秋

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文

王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錄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王無

欲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汨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

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其說陋矣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弘即定

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國之志

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與眾樂樂

愚攷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也唯南郭處士

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說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

四十一

紀聞卷八

二

茅

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

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

足而况人乎此即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

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為正

曾西注以為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

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

闕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

邳暉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

與今孟子語小異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愚按

書大傳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

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頌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云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

棄禮捐恥秦所以敗恥尚失所晉所以替恥之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故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為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滴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為秦并喪於秦不心七百里也

紀聞卷八

三

佚

法言脩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周子靜端朝為學官小司成罷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略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為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鼂錯言術數
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
以為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
於老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
周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
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
之莠也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又曰將處夫材
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

楊朱書唯見于列子

紀用卷八

四

棟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
豈造文之意邪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
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為兼愛為我矣

孟子引實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季氏之邑
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邾邳蓋戰國時以邑為國意者魯季氏
之僭歟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
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

老泉三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為句趙岐謂孟子知其言大
過故貶謂之汙下亦非孟子之意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今無此語

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

子居亦稱字子輿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

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朱文公謂

邠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

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

孟子引孔子之言

紀開卷八

五

齊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桐棺三寸

制喪三日蓋墨家託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

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太宗誅一

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也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

得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莠稗楊墨

五穀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侯之寶三

為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強弱

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為天吏矣仁義

之言齊梁以為迂闊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可謂

豪傑之士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謂湯以

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

乎故曰民為貴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為湯武執蓋楚漢明豪傑之餘論也

善推其所為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

心無理不該去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痺痲疾痛

凡用卷八

七

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溘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

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

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

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闢則無闢不涵養則不能推廣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有猷有為矣必曰一守不虧其義矣必曰

不更其守何德特歎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為

法以入時為戒可謂之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諸葛武侯謂漢賊不

兩立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事可謂義乎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可中之理而新垣平言

之日無漸長之理而袁充言之漢文臨死皆以是改元漢文

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克之欺此存亡之判與
夫道一而已矣為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為儒而雜於異端者
非儒也

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居中國
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
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
三不祥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
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為滄浪之
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
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紀聞卷八

七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蘇秦無
二頃田而奔走游說豈所謂士哉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
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
學也道在焉故也

不得志脩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為
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
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
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
公是也

文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
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

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王莽不能脅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彊之使思唐與政云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於堯問其意一也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材與不材之間揚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違不離道能處窮斯能處達

紀聞卷八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廉者招福濁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爾靈龜視我朶頤也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引神農之教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即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順曰秦為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心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

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孰謂古制不可行于今乎

求在我者盡性於己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與其有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為非

宿於畫水經注云澧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澧中

也俗以澧水為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澧

或云當作畫後漢取奔進軍畫中史

記畫邑人王蠲通鑑作畫邑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

紀聞卷八

九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敵於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無敵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備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備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魏其作備也

心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為榷道豈知常平蓋古澆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

知糞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

發豈所謂無常乎乎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
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賢之讀書如此

若民則無恒產曰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時以井
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心丞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
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鼯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
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為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
二說不同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龐非絕遠

四十一 紀聞卷八

之地愚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以國謂四極以西極之水也

府中切

爾雅疏案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
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
弁於私也天帝后皇辟公和廓閔傳介怵夏煖蒙贖販皆大
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也
則無相非也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
於永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為
正光此之謂玉燭其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
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羸秋為方盛冬為安靜
四氣和為通正此之謂永風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鍵為文學注二卷一云
鍵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

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類延之曰伯姊有父名
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

且甥姪唯施於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
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為猶子朱

文公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記禮者言猶已
之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後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

傳負版郭璞注未詳即柳子所為作西京賦戎葵懶羊璞亦
曰未詳

陸璣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
紀聞卷八

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擇
蘇藪字書不見榭榿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攢苦茶注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莽說文茗茶芽
也東坡詩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

急就篇注牡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即此也
終軍之對鼯鼠盧若虛之辯鼯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雞劉原父

之識六駁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彭蠡人謂讀爾雅不
契田敏不知日及學之陋也

唐玄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考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
焚詩書唯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

篇董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按說文多引

王育說如天屈西北為无蒼頡出見死人伏禾中因以制字

說文叙尉律試八體大篆小篆刺符蟲書亡新使甄豐等改定

古文時有六書古文奇字篆書依隸書正義亦云秦有八

體亡新六書去大篆刺符及書藝文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

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試之古文奇字篆書律即尉律

也六體非漢興之法當後說文叙改六為八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為蠲其子孫之役非也即參

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朱文公詩自度樽前老復

董彥遠除正字謝啓叙字學涉獵該洽其略云殘經不悟於郭

亡闕文後存於夏有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虎多於六者自

乖其數書殘武彊頌亂湯齊烏鼎混清魚魯雜糅增河南之

紀開卷八 十一 上 文

邑為維城漢東之國為隋避上則罪不從幸絕下則對回去

口棗合而棘氏微足省而疎姓絕之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

導分序於八寸之策執異為宗丁尾亂真鈎須失實書立書

宵而既課國名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篆形誤偽誰正雲興

之祁祁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鈇鈇鑿鑿定銀鑄之名車改金

根之目知一束二縫之為來指二首六身之為求郡章立信

救時惟正於四羊國史傳疑考義共惑於三豕傳會作九豕

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合樂之奏安加文武之為斌定經之

名誤合日月之為易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屯書忘形象

作非衣小兒之謠四十八安取於棄三十七未足語世梁父

七十二家名雖具在尉律四十九類書盡已亡誤存舟二間

之為航安識門五日之為閏學者徧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
出亦多識之一也彥遠有古文集類叙云孔安國以隸古易
科斗故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
識隸古今按書序為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
之雖隸而猶古蓋存古則可慕為隸則可識非謂隸
書為隸
古也

宋景文公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書由何始說文
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

夾漈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詛楚文以
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亦謂當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
東廵泰山刺石則小篆非出於李斯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或云丁

子呂與尗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即甲
子丁子即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
謂古字皆重出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為鄭曰文武時毛尗鄭也而呂與
叔以為邾簠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為張曰宣王時張仲也
而與叔以為矩周姜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為罔曰穆王時
伯罔也而與尗以為百古文難攷幾於郢書燕說

博古齋晉姜鼎銘用斬綽縮眉壽伯碩父鼎銘用析巧百祿眉
壽縮綽孟姜敦銘縮綽眉壽石湖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愚
謂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永福顏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言孔子篆

者始見於此

金石錄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書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頽命云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為齊侯矣

滴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非姓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載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遠屈平逐靳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幸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發于陳頃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及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吁秦詛楚邪楚詛秦邪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叙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呂太史謂元本斷爛每行減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釋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於石林葉氏蘇魏公本也

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即鳳凰歟

宣和中陝右人獲地得木簡于龔字皆章草繳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答吳斗南書謂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鑑長歷不同蓋指此也今攷通鑑目錄漢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當以長歷為正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華勇行為書記顏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

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漈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韓文公曰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杜子美曰讀書難字過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此可為學者之戒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醒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公始庚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

者程總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千文云杜蘩鍾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

康即邵子之父古字天叟之律呂聲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

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

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闢一翕而

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

焉呂應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于此謂闢翕者律天清濁

者呂地先開後閉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

則閉而無聲東為春聲陽為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

銜凡冬聲也橫渠張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

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夾漈鄭氏曰聲為經音為緯

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

音也其體橫故為緯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馬公以

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為二十圖夫際謂梵人長於

音所得後開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後見入華則一音詠一字

梵則一字或貫數音

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為善凡觀國王必有

資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夫際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

五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心為譬况之說

孫炎始為反語攷古編謂周顒始有翻切非也

隋陸法言為切韻五卷後有郭知玄等九人增加唐孫愐有唐

韻今之廣韻則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今人以三書為一或謂

三五

紀聞卷八

廿五

廣韻為唐韻非也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

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今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為

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真字而來愚攷徐景安樂書凡宮

為上平商為下平角為入徵為上羽為去則唐時平聲已分

上下矣宋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只

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為二然後魏江式曰晉呂

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則

韻分為五始於呂靜非自沈約始也約荅陸厥曰宮商之聲

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

思力所學沈字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

潛虛以黃為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古文韻文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死字有死虞子見孟歸字有齊歸傳見左其遺
闕多矣賁育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為姓古有勇士賁育
謬矣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撫古今文字為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
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未尋源照之如鏡業文總目僅存
十六卷今不傳

韓非子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說文
云自營為公背公為公

宋元憲寶斲佩觿三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置篋
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

夾漈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
紀聞卷八

誤以子為母者二百十類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嬰劉襲曰之皆字書所無梁四公記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為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為
三蒼弄訓纂為四篇

急就篇沐浴揄城寘合同莊子外物篇昔城可以休老亦作揄
城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箕夜如其凡書
之其字皆點平聲改媿集

李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問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改媿云

經說

六經始見于莊子天運篇

孔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以禮樂詩書易春

秋為六藝始見于太史公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

或云七經

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蜀秦

或以六經六緯為十二經

莊子

篇或以五經五緯為十經

南文周

或云九經

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

記春秋孝經論語唐谷那律

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

博士始也邵子定以易書詩春秋為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

王伯

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

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

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白虎通云有

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

五音

紀聞卷八

十八

文

然五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攷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韓嬰

皆以詩為博士

所謂詩

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

轅固為博士

所謂詩

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

博士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歐陽禮后易揚

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

并詩為五也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開成中

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

書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按文粹劉

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為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為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于壁非鑱石也舊史記云開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字體官唐玄度狀今所詳覆多同司業張參五經字為準藝文志參有五經文字三卷玄度有九經字樣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玄度非參也

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愚謂儒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

茲者爾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偽當效所出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即象山六經注我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工不但尋行數墨也

虞溥厲學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為智不勤教無以為仁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

文中子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於一陸魯望謂
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詩易為經書春秋實史耳舜臯陶之
費歌五子

之歌皆載於書則詩與書
一也文中子之言當矣

王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農師詩注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揚子林所寫

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

梁素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

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後魏裴

漢借異書躬自錄本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藝文志

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詔儒臣田敏校

經鏤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雋定頒

布

春秋正義云傳咸為七經詩王義之寫今按藝文類聚初學記

載傳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四言而闕其一

鄭康成注二禮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

候也河洛七緯合為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

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篇易緯稽覽圖軋鑿度坤靈圖通卦

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瓊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

授詩緯推度災沴厯樞含神務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感儀

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雷徵孝經緯援神契鈞命決春秋緯

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鈞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

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雷潛潭巴說題辭又有尚書中候論

語識在七緯之外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平至
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為內學隋焚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
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
為恠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

朱文公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為下愚攷之隋
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
禮之詳實

司馬文正公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
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
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
謂三傳可束之高閣朱文公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

紀聞卷八

十一

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
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

宋符瑞志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
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見按神契是以聖人為巫史也緯

書謬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矣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羨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室也言無位
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文賈逵春秋序云立
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自號素王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
之道皆曰家語之言而失其義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云玄

聖素王之道祥符中謚孔子為玄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
自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

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者士梗古之講經者執
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
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後
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旨愈薄矣陸務觀曰
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曆後
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擊辭數周禮疑孟子譏書
之胤征頌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况傳注乎斯言可以箴
談經者之膏肓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蕪言於經幄者嘗以問西山
之子仁甫答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存亡為蕪言以岡上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僭時而禮亡大夫肆

兩 紀聞卷之八

二五二

仲

夏三家雖微而樂亡

法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
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言之語

困學紀聞卷之八

浚儀王應麟伯厚

天道

三五曆紀天去地九萬里淮南子以為五億萬里春秋元命包陽極於九周天八十一萬里洛書甄曜度一度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孝經援神契周天七衡六間相去萬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里關令內傳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地四十千萬里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為脉論衡天行

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天去地六萬餘里靈憲自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垂天之晷薄地之儀皆千里而差一寸周髀天離地八萬里冬至之日雖在外衡常出極下地上二萬里周禮跡案考靈耀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廣雅天園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度云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間相距積
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月令
正義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
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是天圓周之里數也
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迴
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
為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呈宿內總三十八萬
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
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安定胡先生云南樞入地下三十
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形也一晝一夜
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間天

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
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里致堂胡氏謂天雖對地而名未
易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議之比也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尸子云天左

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昂

爾雅注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

揚倞注荀子云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其說本於
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
也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又曰地在太虛
之中大氣舉之道書謂風澤洞虛金剛乘天佛書謂地輪依
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風澤洞虛者風

為風輪所謂大氣舉之也澤為水輪所謂浮天載地也金器
乘天者道家謂之剛風岐伯謂之大氣葛稚川云自地而上
四千里之外其氣剛勁者是也張湛解列子湯問曰太虛無
窮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
乎地之中則風輪依虛空可見矣

三禮義宗天有四和崑崙之四方其氣和暖謂之和天道左轉
一日一夜轉過一度日月左行於天而轉一日一夜而於四
和愚按周髀云天地四極四和注謂四和者謂之極子午卯
酉得東西南北之中義宗之說本此

白虎通曰日月徑千里徐整長曆曰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小
星三十晉魯勝正天論謂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

星案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未詳其說

月令正義引前漢律歷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載四分度之一愚

謂天度列為二十八宿唯斗有餘分續漢志斗二十六四分

晉志斗二十六五分皆其餘分唐一行謂太初歷今赤道

星度其遺法也續漢志黃道度與前志不同賈逵論云五紀

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

三度十九分度七分今史官一以赤道為度不與日月行同而

沈存中謂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為法唯黃道度有不全

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蔡伯靜亦謂曆

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為起算之法月令正義引赤道

度其以是歟淮南子天文訓與漢晉志不同

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年差十三度見李肇國史補裴胄問董生云正觀三年己丑冬至日在斗十二度每六十年餘差一度此李淳風之說也漢太初元年丁丑冬至日在斗二十度至慶曆甲申崇天曆冬至日在斗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一度每年不一及者一差分見武經總要歲差之說不同賈逵云古曆冬至日在建星即今斗星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何承天云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太初曆冬至在牽牛初四分景初曆在斗二十一祖冲之云漢初用秦曆冬至日在牛六度太初曆日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二晉姜岌以月蝕知冬至在斗十七今

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沈存中云顯帝曆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堯典日短星昴今日短星東壁

信都芳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劉智謂黃帝為蓋天顓頊造渾儀春秋文曜鉤謂帝堯時羲和立渾儀而前朝韓顯符渾儀法要序以為伏羲立渾儀未詳所出

後漢天文志黃帝始受河圖關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關苞似是人名氏當攷

刻之長短由日出之蚤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於此方氏禮

詳記

皇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謂殷商巫咸攷之書伊陟鬻子
巫咸作咸又四篇又曰在太戊巫咸又王家孔安國云巫氏
也馬融謂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
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後漢天文志乃云湯則
巫咸當以書為正史記正義巫咸吳人今蘇州常熟縣西海隅
山上亦有巫咸巫賢冢併識之以廣異聞郭
璞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
為帝堯之醫此又一巫咸也

莊子言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止於列星古賦有云傳說奉中
闡之祠注云傳說一星在尾北後河中蓋後宮女巫巫也說為
商良相豈為後宮女巫祈子而禱祠哉此天官之難明者也
春秋繁露云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故
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丁鴻日食封事天不可

紀聞卷九

五六

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
其言出於此

元祐末日食不盡如鉤元符末日食正陽之朔此皆有陰隱見
于履象志壹之動氣也

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巖叟言漢曆志月食之既者率二
十三食而復既按元豐八年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
食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也愚謂月食之既猶儆戒如此
況日食乎

醫書素問之中亦嘗有九星之言王冰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
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蔽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
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英此蓋後標而

為始所謂九星者此是也楚辭劉向九歎云訊九魁音與六

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補註謂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六

星旁又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經疏云不止於七而全

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與素問注不同曲禮招搖在上注招

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

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

光搖光則招搖也淮南時則訓注招搖斗建也楚辭補注以

招搖在七星之外恐誤徐慤長曆曰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

去八千里

王不甫云雲陰中之陽風陽中之陰朱文公云緯星陰中之陽

經星陽中之陰按素問天元紀大論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

四百五十三

紀聞卷九

七

吧八

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顏之推歸心篇孔毅父星說皆倣屈子天問之意然天問不若

莊子天運之簡妙巫咸招之言不對之對過柳子天對矣傳

擬天問見太平御覽

古詩黃姑織女時相見之句此所云黃姑即河鼓也吳音訛而

然

黃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善風也折揚奔厲天之怒風也觀

覽周官小祝寧風旱漢代田之法能風與旱此昌黎所以訟風

伯也

龍城錄月落參橫之語容齋隨筆辨其誤然古樂府善哉行云
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飡龍城錄語本此而
未嘗考參星見之時也

天經紹興三十年王及甫上朱文公謂類集古今言天者極為
該備

星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未堯典舉
四時之正以午為中月令舉十二時之中以未為中以火星

午為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未為中故月令言
季夏昏火中至申為流故詩曰七月流火以辰為見以戌為
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蟄者畢諸星亦然詩定之方中
亦以十月中於未也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堯於
未漢晉以來又堯今比
堯時似堯及四分之一

五百丹一

紀開卷九

後魏天象志曰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蝕慧孛之
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為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

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為五辰十二舍亦為十二辰
孤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孤星近井建星近斗

月令正義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詩正義

月令凡二儺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鄭康成謂陰氣右行季春之
中日行歷昴陽氣左行仲秋之月宿直昴畢昴有大陵積尸
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於是索室毆疫以逐之王居明

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然則民之疾係乎日星之行度古者聖君範圍於上賢相變理於下是為天地之良醫皇建有極五福錫民莫不壽考且寧讎所以存愛民之意而已

唐志測景在浚儀岳臺按宋次道東京記宣德門前天街西第一岳臺坊今祥符縣西九里有岳臺圖經云昔魏主遙事霍山神築此臺禱於其上因以為名

歷數

太初歷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孟康注此為甲寅之歲大事記解題按通鑑目錄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次丁丑當考愚按大衍

四六八

紀聞卷九

九

齊

曆議云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攝提格之歲畢陳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顓頊曆元起乙卯漢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

其說可以補
解題之遺

太衍曆議曰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曆庚申元後百十四歲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按漢志魯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曆以為壬子隋志春秋緯命曆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然則緯與殷曆同故劉洪曰甲寅曆於孔子時效即命曆序所謂孔子脩春秋用殷曆也晉志姜岌曰考其交會不與殷曆相應春秋分記

曰周正皆建子也今推之曆法積之氣候驗之日食則春秋
隱桓之正皆建丑莊閔僖文宣之正建子及丑者相半至成
襄昭定哀之正而後建子間亦有建亥者非一代正朔自異
尚也曆亂而不之正也

曆有小曆有大曆唐曹士為七曜符天曆一云合元萬分曆本
天竺曆法以顯慶五年庚申為曆元雨水為歲首世謂之小
曆行于民間石晉調元曆用之後周王朴校定大曆削去符
天之學為欽天曆

劉貺曰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

劉洪曰曆不美不改不驗不用未美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
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李文簡以為至論

莫莢謂之歷草田俅子曰堯為天子莫莢生於庭為帝成歷而

大戴明堂篇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

一葉落終而復始唐律賦有朱草合朔古有去梧桐不生則九州異注

謂一葉為一月有閏十三葉平園閏月表用梧桐之葉十三

納甲之法朱文公謂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

說參同契借以寓行持進退之候虞翻云日月垂天成八卦

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

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

坤象月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水流戊日中離象火就己虞與

魏伯陽皆會稽人其傳蓋有所自漢上朱氏去乾納甲壬坤

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庚戊

丙三者得於乾辛己丁三者得於坤始於甲乙終於壬癸而
天地五十五數具焉又有九天九地之數乾納甲壬坤納乙
癸自甲至壬其數九故曰九天自乙至癸其數九故曰九地
者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
五運六氣一歲五行主運各七十二日少陰君火太陰濕土少
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陰風木而火獨有二天以六
為節故氣以六朞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為一周
左氏載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即素問五六之數
易洪範月令其致一也楊退修謂五運六氣通之者唯王冰
然遷變行度莫知其始終次序程子曰氣運之說堯舜時十
日一兩五日一風始用得

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又謂以二
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為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
西而反居寅鷄為鳥屬而反居酉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
穎傳封卯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
馬午為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為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
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
鷄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鷄為木羊為
火牛為土犬為金豕為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為馬酉為
鷄不可一定也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說文亦謂巳為蛇象
形

自帝堯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凡三千六百三十三年帝堯

而上六闕逢無紀致堂云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
廣雅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蓋茫誕之
說劉道原疑年譜謂大庭至無懷氏無年而有總數堯舜之
年衆說不同三統歷次夏商西周與汲冢紀年及商歷差異
况開闢之初乎王質景文云渾淪以前其略見於釋氏之長
含經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

以十一星行曆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彌乾

幸斯經
本梵書

程子謂三命是律五星是曆晁氏謂冷州鳩曰武王伐

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
五星之術其來尚矣

定之方中公劉之詩擇地之法也我辰安在論命之說也傳云

四六丁

紀聞卷九

十二

依

不利子商則見姓之有五音詩吉日維戊庚午則見支幹之
有吉凶

五代史馬重績傳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六十分
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攷
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
為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為一刻一時有八
刻二十分四刻十分為正前十分四刻為正後二十分中心
為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法歐陽公作史於六十分之上闕
八刻二字不若會要之明白

數術記遺云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指閏與四維甄鸞注藝
經曰指閏者周公作先布本位以十二時相從徐援稱指閏

是奇兩之術御覽引藝經作惰澗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造
布十干於其方戊己在西南四維東萊子所造布十二時四
維

桓譚新論曰老子謂之玄揚子謂之太玄右林謂太玄皆老子
緒餘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之為九故九而九之為
八十一章太玄以一玄為三方自是為九而積之為八十一

首

金樓子云揚雄有太
玄經楊泉有太元經

潛虛心學也以元為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天而天潛地而
地溫公之學子雲之學也先天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
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
之乾太極之動也玄之中一陽之初也皆心之體一心正而

四四十八

卷九

一三

萬事正謹始之義在其中矣邵子曰玄其見天地之心乎愚
於虛亦云虛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一心法之妙也
張文饒衍義以養氣釋元似未盡本旨

管子幼官篇冬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
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注云陰陽之數
日辰之名盤洲於閏十一月用中榆立閏蓋出於此

國史志云曆為善本治曆之善積善遠其驗難而差遲治曆之
不善積善近其驗易而差亦速

曆无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幽詩於十月曰為改歲周以十

一月為正蓋本此

曰為改歲用周正
何以卒歲乃夏正

困學紀聞卷之九

